

以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為標誌，從現在開始，中國改革進入了“2.0階段”。

2.0 階段的具體內容，在剛剛發表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中做了完整的說明。

公報內容不空洞，無論是舊措辭還是新提法，都包含了豐富的內涵。例如，關於意識形態，公報重複了既往的表述，但這並不是八股套話，而是一個明確的宣告：在 2.0 時代，這個方面仍然不會改變，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仍是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國家。而在市場經濟方面，本屆全會則針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作用提出了新的表述，將過去的“基礎性作用”改為了“決定性作用”。

改變的部分和沒改變的部分，都意義重大。但是，改變的根據是什么？不改變的根據是什么？是否有一個總的原則、總的綱領決定了這些改變或不變？是否有一個根本性的且貫穿始終的指導思想，在背後左右着各項重大決策的形成？

通讀公報，不難發現，這個東西的確是存在的。藉助“國家”和“市場”這一對基本概念，可以看出，公報完全體現了“國家出定力，市場出活力”這個根本性的指導思想。

一、國家出定力

國家出定力，就是要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國之本毫不動搖，國家基礎進一步夯實，國家安全進一步加強。

這一點，公報釋放的信息很清晰：首先，公報在開篇部分，一如既往地強調了對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和意識形態的繼續堅持，並對前 35 年改革開放歷史和當前的道路給予了充分肯定，重申“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其次，在政治體制改革和國家法治建設

編者按：我在 2011 年 9 月在中國重慶參加世界華文媒體論壇大會時，認識了一位《新西蘭聯合報》社長兼總編文揚先生。他經常向本報提供他的好文章希望與伊利華報讀者分享。文揚 1957 年出生於北京市，系統工程專業研究生學歷。以往經歷包括：中國海軍軍官，諮詢公司總經理（北京），投資公司執行董事（新加坡、香港），華文報社主編（新西蘭）和自由寫作人，出版物包括四本文揚文集和一本專著《中國力》。浦瑛



作者：文揚

中國改革 2.0：國家出定力 市場出活力

上，繼續強調要堅持黨的領導；再者，在基本經濟制度上，繼續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強調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最後，在軍隊體制上，繼續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在國家安全戰略上，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

其中始終不變的部分，如意識形態和黨的領導，體現了一以貫之的“定力”；而改變的部分，如國家安全委員會，則體現了不斷加強的“定力”。

其實，加強國家的“定力”，對於中國來說，並不是臨時措施，而是一個永恆的、根本性的主題。從中國自身歷史上看，國本的穩固，是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基本保障，是中華文明發育延續的前提條件，是一切之根本；無論是“天道”還是“主義”，是帝制還是共和，是皇上還是人民，都離不開這個主題。而從當今世界形勢上看，國家的穩定，又是中華民族實現復興的基本保障，是中國展開國際競爭的前提條件，也是一切之根本；改革開放也好，全面深化也好，也都離不開這個主題。

公報說，“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

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表達很明確，改革 1.0 也好，2.0 也好，總目標還是落在國家和國家的基本制度上。

二、市場出活力

國家出定力，解決了國本穩固、國家穩定的問題，但卻沒有解決如何發展、如何前進的問題。經過近三十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功實踐，讓中國找到了適合中國的快速發展道路，這就是：在確保國家穩定的前提下，讓市場充分提供發展和進步的活力。

公報說，“加快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宏觀調控體系、開放型經濟體系，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

市場出活力，這原本不是一個問題。在理論

上，有自亞當斯密以來各路經濟學家無數的論證，在實踐上，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幾百年來無數的案例。歷史證明，市場不僅有活力，甚至有魔力，有神力，如果不加約束、一味放縱，市場雖然能夠創造萬物，但最終也會吞噬一切，包括整個社會乃至國家。目睹過俄羅斯的改革，經歷過全球金融危機，善於吸取歷史教訓的中國，對於“把一切都交給市場”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神話，應該不會繼續抱有迷信。

要市場活力，但是主體仍是國家，不是市場，公報用了三個“讓”表示這個主從關係。就像在 1.0 階段國家“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那個“讓”一樣，在 2.0 階段，國家讓市場的各種活力競相迸發，讓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一個值得注意之處是，公報在羅列各種市場要素時，使用了“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這樣一個順序，資本被排在了最後。無論是出于何種考慮，這的確也體現了國家對市場的管控意志。衆所周知，資本的自由市場是最具顛覆性和毀滅性的市場，國家的“定力”，必然要包括對資本市場過度和過剩“活力”的控制和約束。

綜合上述，三中全會公報所勾畫出的中國改革 2.0 階段，用“國家出定力，市場出活力”即可高度概括。實際上，國家與市場的關係問題，是世界各國普遍面臨的問題：若國家定力太大，壓制了市場，經濟難以發展；若市場活力太大，擠壓了國家，危機難以避免。由此可見，今後各國的競爭，無論什麼制度、什麼主義，歸根結底還是要體現在誰能夠更好地平衡好國家與市場，協調好定力與活力。

中國改革 2.0 階段已經開始，如能有效解決這個根本問題，中國必將勝出。

文揚 2013-11-18

大力推進改革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在海內外引起很大反響，中外媒體紛紛從各自的立場對全會的報告作出解讀。但遺憾的是，當前輿論卻鮮有關注報告中一個對未來中國會產生深遠意義的重要提法，即習近平對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的設定，首次明確提出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現代化的含義十分明確，不僅是國家機構、官員素質的現代化，也是執政黨的現代化。相較于之前提出的“四個現代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完全可以稱之為“第五個現代化”。這是中國經濟實力、物質文明發展的必然產物，是中國政治發展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可以預知，這一現代化的推行將真正使中國走出以往人治的陰影，使治理國家變得規範、文明，也將使從山溝、窑洞走出來的中共成為全面現代化的執政黨。

從字面上看，“第五個現代化”的主張至少包括兩個維度：第一，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第二，執政者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前者主要指賴以完成國家治理的組織體系和制度體系設計，在思維和精神上要有現代屬性；後者又可以從認識論和方法論層面進行細分，要求執政者不僅要建立現代思維，還要有現代的、與時俱進的手段和措施。“第五個現代化”是“四個現代化”的重要補充，不會也不應該取代或貶低“四個現代化”的地位。“第五個現代化”是要幫助人們認識器物層面的現代化並非現代化的全部，幫助人們把對現代化的認識從器物層面延伸到“形、神”具備的“道”的層面。

《易經系辭上傳》有“形而之上謂之道，形而之下謂之器”的解釋。這裏的“形”，指的是可認知的存在，“形上”與“形下”，分別指無形的存在和有形的存在。這是古人文給我們的樸素辯證法。它將對事物發展的認識分解為兩個視域，分別從物質的和精神的規律去掌握。這當然不是說事物真的就能分解為物質與精神兩種東西，而是讓我們把從器物層面去認識事物的單一角度，提升到從整體性去認識，這種結合了不斷發展的整體性認識是對“道”的科學理解。

參照這種辯證思維去認識中國的發展，在毛澤東時代提出、經鄧小平時代背書確認的“四個現代化”顯然屬於“器”的層面，而不久前習近平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的主張，可以說屬於從“道”的層面去講述中國下一階段的現代化進程。我們要從物質存在的視角來認識世界發展規律，而不是提倡物質主義。中國傳統思想里對“器”與“道”之間的和諧共生彌補了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純物質認識，有些觀點認為中國人沒有遭遇過蘇東劇變的風險，就是因為在中國人的世界觀里不會有這麼僵化和教條的理論認識。周恩來在中共十大提出的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的“四個現代化”，一直以來被中共當作現代化國家的重要標準和目標。但這“四個現代化”都只在物質文明的範疇，體現的是生產力的屬性。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一個被貧窮落後折磨了一百多年、物質生活極度匱乏卻深陷“革命鬥爭”的國家，“四個現代化”不僅寄託了人民大眾對美好物質生活的向往，也反映了中共這個理想主義政黨對國家富強的急切渴望。“四個現代化”激勵了一代人心，也體現了中共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基本認識。中國今天已是全球第二經濟大國，“四個現代化”已經步入世界前列。現代化是無止境的，因此“四個現代化”在今天沒有過時，依然會是建

期盼中國實現“第五個現代化”

設現代化國家的重要目標。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性質，就決定了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的主要任務仍然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生產力。中國不光有“北上廣深”，還有“老少邊窮”；不光有沿海城鎮，還有內地農村；不光有高樓大廈，還有破屋茅棚，這是個基本國情。這個基本國情就決定了在中國執政不能光有理想主義的豪情，還必須要有腳踏實地的實踐精神。

“四個現代化”已經提出五十多年。五十多年來，中國的社會面貌、人民的思想認識、中共的執政思維都發生了深刻變化。但是，我們也要看到，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新的利益格局形成，由利益格局決定的思想認識和這個格局本身都越來越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阻力。“四個現代化”雖然沒有過時，但實踐證明“四個現代化”的深入發展也需要一個現代化的“頂層設計”。生產力的發展對生產關係既然產生壓力，就要在適當的領導推動下，透過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調整，支持下一階段生產力的發展，並讓生產力在發展和優化中促進生產關係進行變革成為必然。習近平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之所以我們認為是中國的“第五個現代化”，就是因為它是要藉助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調整，讓生產力能夠繼續發展和優化，最後對生產關係產生革命性的變化，能推動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完善進步。

但是，要對“第五個現代化”有更深入的認識，還必須要搞清楚現代化概念本身。什么是現代化？在一些人的概念里，現代化更多地表現為物化，往往以城市化、工業化、信息化等西方發達因素作為標準。這實際上等於把現代性庸俗化、物質化、表象化，正是這種認知導致了消費主義和拜金主義。現代化是個非常寬泛的概念，將現代化作為西化，或者認為西方的現代模式是唯一的現代化道路都是對現代化的意識形態化認識，這種認識本身就夠現代。西方的現代化模式是人類發展的一種，不是唯一的一種，更不是最好的一種。

伴隨西方工業革命而來的各種問題已經讓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作為人類社會存在基礎的物質生產關係並不僅僅是人與物質世界的關係，還包括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人類自身精神狀態和思想認識等等。工業科技只是現代化的一種手段，是輔助生產力發展的、優化了的物質手段。然而，真正的現代化是文明的現代化、生活態度的現代化、精神追求的現代化、社會關係的現代化。這些都不能夠依靠科技或物質發達來完成，而是在理念層面建立新型的觀念。作為中國的領導者，中共的責任就是找到適合自身的現代化模式，一方面克服西方

的缺點，另一方面要對現代化的成果有更高的要求，包括滿足更多人的生活幸福追求，這是中國執政黨追求現代化的歷史使命。

“第五個現代化”並不是一個新鮮名詞。事實上，早在上世紀 70 年代，西方民主政治就被有些“自由派”認為是四個現代化後的第五選項。這個選項和習近平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着本質不同。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完善和发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總目標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放在一起，這樣的目標訴求和其理論基礎已經決定了這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性質。除此之外，還要認識

到我們所說的“第五個現代化”要解決的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即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這和“自由派”提出的以解決封建專制和個人崇拜為標準的西方化的民主政治選項有着方向性差異。

應該看到，西方民主制度也是人類文明的嘗試，有很多經驗可資借鑒。但西方的問題不是民主制度的問題，而是意識形態的問題。俄羅斯的休克療法、中亞和蘇東的顏色革命、中東的茉莉花革命等，這些都應該足以提示驅動西方發展的意識形態產生了極大的問題。因此，“第五個現代化”不應該也不會是跟隨西方民主後塵



的現代化。

在這樣一個認識基礎上，我們需要明確對“第五個現代化”的認識。

我們所說的“第五個現代化”應該包括：一，在治理體系層面，組織機構和制度體系的調整設立，有助于更好維護基本政治制度；有助于更有效防止腐敗和專制，使人民群眾能感受到民主公平；有助于更能完善分配制度，有助實現共同富裕，使社會屬性更具社會主義成分；要能解放並發展生產力，以使其能最終指向“物質生活極大豐富”的共產主義。二，在認識論層面，要有助於中共從革命黨向執政黨思維轉型，建立更為開放、多元、包容的現代執政理念。三，在方法論層面，要充滿社會主義人文精神和法治理念，拋棄一切粗暴與僵化，採用與時俱進的現代治理手段。

中國建國 60 多年來，國家治理的指導思想、思維方式和體制建構都發生了深刻演變。在經歷了種種反復、迷惘，以及改革開放的實踐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合乎邏輯地成為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目標。如果說毛澤東向世界證明瞭中國這個貧窮落後的國家可以建立社會主義，鄧小平破除了社會主義只能一窮二白的迷信，那麼，習近平就要向世人證明，社會主義社會是以社會為本位的社會，是以人為本的社會，社會主義社會能有效克服資本主義社會以資本為本位，整個社會被物質異化的弊端。但這並不表示徹底否定資本主義，要知道，“道”的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尺，就是擺脫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囚籠。

文革後一個百廢待興的中國，只用三十多年就使“四個現代化”取得了驚人成就，我們同樣希望，在不遠的將來，“第五個現代化”也能開花結果。我們希望儘快看到這一天。從習近平上任一年來的表現，我們看到了他的政治潛力和對社會主義的信心。中國的未來仍然存在許多有待克服的問題和困難，我們相信習近平的清醒，相信中共核心層的警覺。因為能夠提出“第五個現代化”如此深遠方針者，是不會輕易被眼前成績蒙蔽雙眼，也不會被未來的艱難鎖住腳步。多維社論



ZAK FUNERAL HOME

OVER 100 YEARS SERVING ALL FAITHS



- 成立于 1890 年
- 家族所有並運作
- 私家和安全的停車位



- 提供各種宗教信的殯葬服務
- 合理的價格
- 新近裝修的儀式大廳

身在社區 服務鄰里 無上榮幸

提供傳統服務，並可按亞裔風俗習慣提供特別殯葬服務
(備有翻譯)

我們保證克城地區同類服務最低價格

各種棺木骨灰盒 10% off

Zachary A. Zak – 執證殯葬服務專家
6016 St. Clair Ave. Cleveland, Ohio 44103
電話 (216) 361-3112 傳真 (216) 361-2540
網頁 www.Zakfuneralhome.com